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儒林外史
第九回 婁公子捐金贖朋友 劉守備冒姓打船家

話說兩位公子在岸上閒步，忽見屋角頭走過一個人來，納頭便拜。兩公子慌忙扶起，說道：「足下是誰？我不認得。」那人道：「兩位少老爺認不得小人了麼？」兩公子道：「正是面善，一會兒想不起。」那人道：「小人便是先太保老爺墳上看墳的鄒吉甫的兒子鄒三。」兩公子大驚道：「你卻如何在此處？」鄒三道：「自少老爺們都進京之後，小的老子看著墳山，著實興旺，門口又置了幾塊田地。那舊房子就不穀住了，我家就另買了房子搬到東村，那房子讓與小的叔子住。後來小的家弟兄幾個又娶了親，東村房子，只穀大哥、大嫂，二哥、二嫂住。小的有個姐姐，嫁在新市鎮。姐夫沒了，姐姐就把小的老子和娘都接了這裏來住，小的就跟了來的。」兩公子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家墳山，沒有人來作踐麼？」鄒三道：「這是那個敢？府縣老爺們，太凡往從那裏過，都要進來磕頭，一莖草也沒人動。」兩公子道：「你父親、母親而今在那裏？」鄒三道：「就在市梢盡頭姐姐家住著，不多幾步。小的老子時常想念二位少老爺的恩德，不能見面。」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「鄒吉甫這老人家，我們也甚是想他。既在此不遠，何不去到他家裏看看？」四公子道：「最好。」帶了鄒三回到岸上，叫跟隨的吩咐過了船家。鄒三引著路，一徑走到市梢頭。只見七八間矮小房子，兩扇籬笆門，半開半掩。鄒三走去叫道：「阿爺，三少老爺、四少老爺在此。」鄒吉甫裏面應道：「是那個？」拄著拐杖出來。望見兩位公子，不覺喜從天降；讓兩公子走進堂屋，丟了拐杖，便要倒身下拜。兩公子慌忙扶住道：「你老人家何消行這個禮。」兩公子扯他同坐下。鄒三捧出茶來，鄒吉甫親自接了，送與兩公子喫著。三公子道：「我們從京裏出來，一到家就要到先太保墳上掃墓，算計著會你老人家。卻因繞道在嘉興看蘆姑老爺，無意中走這條路，不想撞見你兒子，說你老人家在這裏，得以會著。相別十幾年，你老人家越發康健了。方才聽見說，你那兩個令郎都娶了媳婦，曾添了幾個孫子了麼？你的老伴也同在這裏？」說著，那老婆婆白髮齊眉，出來向兩公子道了萬福。兩公子也還了禮。鄒吉甫道：「你快進去向女孩兒說，整治起飯來，留兩位少老爺坐坐。」婆婆進去了。鄒吉甫道：「我夫妻兩個，感激太老爺少老爺的恩典，一時也不能忘。我這老婆子，每日在這房檐下燒一柱香，保佑少老爺們仍舊官居一品。而今大少老爺想也是大轎子？」四公子道：「我們弟兄們都不在家，有甚好處到你老人家？卻說這樣的話，越說得我們心裏不安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況且墳山累你老人家看守多年，我們方且知感不盡，怎說這話？」鄒吉甫道：「蘆姑老爺已是告老回鄉了，他少爺可惜去世！小公子想也長成人了麼？」三公子道：「他今年十七歲，資性倒也還聰明的。」鄒三捧出飯來，雞、魚、肉、鴨，齊齊整整，還有幾樣蔬菜，擺在桌上，請兩位公子坐下。鄒吉甫不敢來陪，兩公子再三扯他同坐。斟上酒來，鄒吉甫道：「鄉下的水酒，少老爺們恐喫不慣。」四公子道：「這酒也還有些身分。」鄒吉甫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！而今人情薄了，這米做出來的酒汁都是薄的！小老還是聽見我死鬼父親說：『在洪武爺手裏過日子，各樣都好；二斗米做酒，足有二十斤酒娘子。後來永樂爺掌了江山，不知怎樣的，事事都改變了，二斗米只做的出十五六斤酒來。』像我這酒是扣著水下的，還是這般淡薄無味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我們酒量也不大，只這個酒十分好了。」鄒吉甫喫著酒，說道：「不瞞老爺說，我是老了，不中用了。怎得天可憐見，讓他們孩子們再過幾年洪武爺的日子就好了！」

四公子聽了，望著三公子笑。鄒吉甫又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：『本朝的天下要同孔夫子的周朝一樣好的，就為出了個永樂爺就弄壞了。』這事可是有的麼？」三公子笑道：「你鄉下一個老實人，那裏得知這些話？這話畢竟是誰向你說的？」鄒吉甫道：「我本來果然不曉得這些話；因我這鎮上有個鹽店，鹽店一位管事先生，閒常無事，就來到我們這稻場上，或是柳蔭樹下坐著，說的這些話，所以我常聽見他。」兩公子驚道：「這先生姓甚麼？」鄒吉甫道：「他姓楊，為人忠直不過；又好看的是個書，要便袖口內藏了一卷，隨處坐著，拿出來看。往常他在這裏，飯後沒事，也好步出來了；而今要見這先生，卻是再不能得！」公子道：「這先生往那裏去了？」鄒吉甫道：「再不要說起！楊先生雖是生意出身，一切帳目，卻不肯用心料理；除了出外閑遊，在店裏時，也只是垂簾看書，憑著這夥計胡三。所以一店裏人都稱呼他是個『老阿獸』。先年東家因他為人正氣，所以託他總管；後來聽見這些獸事，本東自己下店，把帳一盤，卻虧空了七百多銀子。問著：又沒處開消；還在東家面前咬文嚼字，指手畫腳的不服。東家惱了，一張呈子送在德清縣裏。縣主老爺見是鹽務的事，點到奉承，把這先生拿到監裏坐著追比。而今在監裏將有一年半了。」三公子道：「他家可有甚麼產業可以賠償？」吉甫道：「有到好了。他家就住在村口外四里多路，兩個兒子都是蠢人，既不做生意，又不讀書，還靠著老官養活，卻將甚麼賠償？」四公子向三公子道：「窮鄉僻壤，有這樣讀書君子，卻被守錢奴如此凌虐，足令人怒髮衝冠！我們可以商量個道理救得此人麼？」三公子道：「他不過是欠債，並非犯法；如今只消到城裏問明底細，替他把這幾兩債負弄清了就是。這有何難！」四公子道：「這最有理。我兩人明日到家，就去辦這件事。」鄒吉甫道：「阿彌陀佛！二位少老爺是肯做好事的。想著從前已往，不知拔濟了多少人。如今若救出楊先生來，這一鎮的人，誰不感仰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吉甫，這句話你在鎮上且不要說出來，待我們去相機而動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正是；未知事體做的來與做不來，說出來就沒趣了。」於是用了酒，取飯來喫過，匆匆回船。鄒吉甫拄著拐杖，送到船上說：「少老爺們恭喜回府，小老遲日再來城裏府內候安。」又叫鄒三捧著一瓶酒和些小菜，送在船上，與二位少老爺消夜。看著開船，方纔回去了。兩公子到家，清理了些家務，應酬了幾天客事，順便喚了一個辦事家人晉爵，叫他去到縣裏，查新市鎮鹽店裏送來監禁這人是何名字，虧空何項銀兩，共計多少，本人有功名沒功名，都查明白了來說。晉爵領命，來到縣衙。戶房書辦原是晉爵拜盟的弟兄，見他來查，連忙將案尋出，用紙謄寫一通，遞與他，拿了回來回覆兩公子。只見上面寫著

「新市鎮公裕旗鹽店呈首：商人楊執中（即楊允），累年在店不守本分。嫖賭穿喫，侵用成本七百餘兩，有誤國課，懇恩追此云云。但查本人係廩生挨貢，不便追比。合詳情褫革，以便嚴比；今將本犯權時寄監收禁，候上憲批示，然後勒限等情。」四公子道：「這也可笑的緊；廩生挨貢，也是衣冠中人物，今不過侵用鹽商這幾兩銀子，就要將他褫革追比，是何道理！」三公子道：「你問明了他並無別情麼？」晉爵道：「小的問明了，並無別情。」三公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去把我們前日黃家圩那人來贖田的一宗銀子，兌七百五十兩替他上庫；再寫我兩人的名帖，向德清縣說：『這楊貢生是家老爺們相好』，叫他就放出監來。你再拿你的名字添上一個保狀。你作速去辦理。」四公子道：「晉爵，這事你就去辦，不可怠慢。那楊貢生出監來，你也不必同他說什麼，他自然到我這裏來相會。」晉爵應諾去了。晉爵只帶二十兩銀子，一直到書辦家，把這銀子送與書辦，說道：「楊貢生的事，我和你商議個主意。」書辦道：「既是太師老爺府裏發的有帖子，這事何難？」隨即打個稟帖，說：

「這楊貢生是婁府的人。兩位老爺發了帖，現有婁府家人具的保狀。況且婁府說：這項銀子，非贓非帑，何以便行監禁？此事乞老爺上裁。」非帑，何以便行監禁？此事乞老爺上裁。」

知縣聽了婁府這番話，心下著慌，卻又回不得鹽商；傳進書辦去細細商酌，只得把幾項鹽規銀子湊齊，補了這一項；准了晉爵保狀，即刻把楊貢生放出監來，也不用發落，釋放去了。那七百多兩銀子都是晉爵笑納，把放來的話都回覆了公子。公子知道他出了監，自然就要來謝。那知楊執中並不曉得是甚麼緣故；縣前問人，說是一個姓晉的晉爵保了他去。他自心裏想，生平並不認得這姓晉的。疑惑一番，不必管他，落得身子乾淨，且下鄉家去照舊看書。到家，老妻接著，喜從天降。兩個蠢兒子，日日在鎮上賭錢，半夜也不歸家。只有一個老嫗，又癡又聾，在家燒火做飯，聽候門戶。楊執中次日在鎮上各家相熟處走走，鄒吉甫因是第二個兒子養了孫子，接在東莊去住，不曾會著；所以婁公子這一番義舉，做夢也不得知道。

婁公子過了月餘，弟兄在家，不勝詫異；想到越石甫故事，心裏覺得楊執中想是高絕的學問，更加可敬。一日，三公子向四公子道：「楊執中至今並不來謝，此人品行不同。」四公子道：「論理，我弟兄既仰慕他，就該先到他家相見訂交。定要望他來報謝，這不是俗情了麼？」三公子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。但豈不聞『公子有德於人，願公子忘之』之說。我們若先到他家，可不像要

特地自明這件事了？」四公子道：「相見之時，原不要提起。朋友聞聲相思，命駕相訪，也是常事。難道因有了這些緣故，倒反隔絕了，相與不得的？」三公子道：「這話極是有理。」當下商議已定，又道：「我們須先一日上船，次日早到他家，以便作盡日之談。」

於是叫了一隻小船，不帶從者，下午下船，走了幾十里。此時正值秋末冬初，晝短夜長，河裏有些朦朧的月色。這小船乘著月色，搖著櫓走。那河裏各家運租米船，挨擠不開，這船卻小，只在船傍邊擦過去。看看二更多天氣，兩公子將次睡下，忽聽一片聲，打得河路響，這小船卻沒有燈，艙門又關著。四公子在板縫裏張一張，見上流頭一隻大船，明晃晃點著兩對大高燈；一對燈上字是「相府」，一對是「通政司大堂」；船上站著幾個如狼似虎的僕人，手拿鞭子，打那擠河路的船。四公子嚇了一跳，低低叫「三哥，你過來看看。這是那個？」三公子來看了一看：「這僕人卻不是我家的！」說著，那船已到了跟前，拿鞭子打這小船的船家。船家道：「好好的一條河路，你走就走罷了，行凶打怎的？」船上那些人道：「狗攬的奴才！你睜開驢眼看看燈籠上的字！船是那家的船！」船家道：「你燈上掛著相府，我知道你是那個宰相家！」那些人道：「瞎眼的死囚！湖州除了婁府還有第二個宰相！」船家道：「婁府！——罷了，是那一位老爺？」那船上道：「我們是婁三老爺裝租米的船，誰人不曉得！這狗攬的，再回嘴，拿繩子來把他拴在船頭上，明日回過三老爺，拿帖子送到縣裏，且打幾十板子再講！」船家道：「婁三老爺現在我船上，你那裏又有個婁三老爺出來了？」

兩公子聽著暗笑。船家開了艙板，請三老爺出來給他們認一認。三公子走在船頭上，此時月尚未落，映著那邊的燈光，照得亮。三公子問道：「你們是我家那一房的家人？」那些人卻認得三公子，一齊都慌了，齊跪下道：「小人們的主人卻不是老爺一家，小人們的主人劉老爺曾做過守府。因從莊上運些租米，怕河路裏擠，大膽借了老爺府裏官銜，不想就衝撞了三老爺的船，小的們該死了！」三公子道：「你主人雖不是我本家，卻也同在鄉里，借個官銜燈籠何妨？但你們在河道裏行兇打人，卻使不得。你們說是我家，豈不要壞了我家的聲名？況你們也是知道的，我家從沒有人敢做這樣事。你們起來，就回去見了你們主人，也不必說在河裏遇著我的這一番話。只是下次也不必如此。難道我還計較你們不成？」眾人應諾，謝了三老爺的恩典，磕頭起來，忙把兩副高燈登時吹息，將船溜到河邊上歇息去了。三公子進艙來同四公子笑了一回。四公子道：「船家，你究竟也不該說我家三老爺在船上，又請出給他看。使他們掃這一場大興，是何意思？」船家道：「不說，他把我艙板都要打通了！好不凶惡！這一會纔現出原形來了！」說罷，兩公子解衣就寢。

小船搖櫓行了一夜，清晨已到新市鎮泊岸。兩公子取水洗了面，喫了些茶水點心，吩咐了船家：「好好的看船，在此伺候。」兩人走上岸，來到市梢盡頭鄒吉甫女兒家，見關著門。敲門問了一問，纔知道老鄒夫婦兩人都接到東莊去了。女兒留兩位老爺喫茶，也不曾坐。兩人出了鎮市，沿著大路去走有四里多路，遇著一個挑柴的樵夫，問他：「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爺家住在那裏？」樵夫用手指著：「遠望著一片紅的便是他家屋後，你們打從這小路穿過去。」兩位公子謝了樵夫，披榛覓路，到了一個村子，不過四五家人家，幾間茅屋。屋後有兩棵大楓樹，經霜後楓葉通紅，知道這是楊家屋後了。又一條小路，轉到前門。門前一條澗溝，上面小小板橋。兩公子過得橋來，看見楊家兩扇板門關著。見人走到，那狗便吠起來。三公子自來叩門。叩了半日，裏面走出一個老嫗來，身上衣服甚是破爛。兩公子近前問道：「你這裏是楊執中老爺家麼？」問了兩遍，方纔點頭道：「便是，你是那裏來的？」兩公子道：「我弟兄兩個姓婁，在城裏住。特來拜訪楊執中老爺的。」那老嫗又聽不明白，說道：「是姓劉麼？」兩公子道：「姓婁。你只向老爺說是大學士婁家便知道了。」老嫗道：「老爺不在家裏。從昨日出門看他們打魚，並不曾回來，你們有甚麼說話，改日再來罷。」說罷，也不曉得請進去請坐喫茶，竟自關了門，回去了。兩公子不勝悵悵，立了一會，只得仍舊過橋，依著原路，回到船上，進城去了。

楊執中這老獸直到晚裏纔回家來。老嫗告訴他道：「早上城裏有兩個甚麼姓『柳』的來尋老爹，說他在甚麼『大覺寺』裏住。」楊執中道：「你怎麼回他去的？」老嫗道：「我說老爹不在家，叫他改日來罷。」楊執中自心裏想：「那個甚麼姓柳的？……」忽然想起當初鹽商告他，打官司，縣裏出的原差姓柳，一定是這差人要來找錢。因把老嫗罵了幾句道：「你這老不死，老蠢蟲！這樣人來尋我，你只回我不在家罷了，又叫他改日來怎的，你就這樣沒用！」老嫗又不服，回他的嘴。楊執中惱了，把老嫗打了幾個嘴巴，踢了幾腳。自此之後，恐怕差人又來尋他，從清早就出門閑混，直到晚上纔歸家。

不想婁府兩公子放心不下，過了四五日，又叫船家到鎮上，仍舊步到門首敲門。老嫗開門，看見還是這兩個人，惹起一肚子氣，發作道：「老爹不在家裏！你們只管來找尋怎的！」兩公子道：「前日你可曾說我們是大學士婁府？」老嫗道：「還說甚麼！為你這兩個人，帶累我一頓拳打腳踢！今日又來做甚麼！老爹不在家！還有些日子不來家哩！我不得工夫！要去燒鍋做飯！」說著，不由兩人再問，把門關上，就進去了，再也敲不應。兩公子不知是何緣故，心裏又好惱，又好笑，立了一會，料想叫不應了，只得再回船來。

船家搖著行了有幾里路。見一個賣菱的船，船上一個小孩子搖近船來。那孩子手扶著船窗，口裏說道：「買菱那！買菱那！」船家把繩子拴了船，且秤菱角。兩公子在船窗內伏著問那小孩子道：「你是那村裏住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我就在這新市鎮上。」四公子道：「你這裏有個楊執中老爹，你認得他麼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怎麼不認得？這個老先生是個和氣不過的人。前日趁了我的船去前村看戲，袖子裏還丟下一張紙卷子，寫了些字在上面。」三公子道：「在那裏？」那小孩子道：「在艙底下不是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取過來我們看看。」那小孩子取了遞過來，接了船家買菱的錢，搖著去了。兩公子打開看，是一幅素紙，上面寫著一首七言絕句詩道：

「不敢妄為些子事，只因曾讀數行書；嚴霜烈日皆經過，次第春風到草蘆。」

後面一行寫「楓林拙叟楊允草」。兩公子看罷，不勝歎息，說道：「這先生襟懷沖淡，其實可敬！只是我兩人怎麼這般難會？……」

這日雖霜楓淒緊，卻喜得天氣清明。四公子在船頭上看見山光水色，徘徊眺望，只見後面一隻大船，趕將上來。船頭上一個人叫道：「婁四老爺，請攏了船，家老爺在此。」船家忙把船攏過去。那人跳過船來，磕了頭，看見艙裏道：「原來三老爺也在此。」只因遇著這隻船，有分教：少年名士，豪門喜結絲蘿；相府儒生，勝地廣招俊傑。」畢竟這船是那一位貴人？且聽下回分解。